

YIN SHOU ZHUO

银手镯

朱继经 著



中国工人出版社

银 手 镯

朱继经 著

中国工人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银手镯/朱继经 著. - 北京:中国工人出版社,2002. 10

ISBN 7-5008-2777-6

I. 银… II. 朱… III. 小说-作品集-中国-当代
IV. I 247.7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02)第 017201 号

出版发行: 中国工人出版社

地 址: 北京鼓楼外大街 45 号

邮 编: 100011

经 销: 新华书店

印 刷: 北京师范大学印刷厂

版 次: 2002 年 10 月第 1 版

2002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

开 本: 850 × 1168 毫米 1/32

字 数: 160 千

印 张: 7

印 数: 0001 - 1000 册

全套定价: 70.00 元

本册定价: 17.50 元

印装错误可随时退换

《银手镯》内容简介

本书是作者从他 50 篇作品中编选而成,共 13 篇。主要反映改革开放初期,社会转型中人们精神状态深刻而细微的变化。其中 6 篇是通过老少两代不同形象、多角度展示他们承受天灾人祸的惊人耐力,讴歌他们在家庭、社会、爱情上的朴实个性和传统美德。如《银手镯》中的徐娘,《心祭》中的嫂嫂,《守业者》中的刘淑静和弓大乱,《今夜有雷阵雨》中的信女,《蝴蝶》中的于芳老师和小奇,《小镇一条街》中的白奶奶等。有 5 篇则着重表现三代人对科学文化渴求与对人性反璞归真的呼唤:前者如《大自然的魔术表演》中的高老顺、李二婶、小敏、范老师等众多人物及《寻》中的“我”;后者如《夜雾》中的父亲,《河工》中的乔功叔,《生死界下的自忖》中的五叔,而《听琴》一篇则反映了老一辈人面对金钱与恩赐所恪守的人格尊严。更值得一提的是作者将天灾与人祸并列记述,这是以前地震题材作品中所少见的。《遗像下的走访》是纪实文学,记述了考古学家裴文中先生的生平业绩,特载书后以示缅怀。

自序

唐山大地震那年，我正在农村老家接受“监督”劳动。仅仅因为居住条件的简陋和家人的搭救，才使我幸免于难。当我从废墟里爬出时，却绝望了。百年名城唐山和润泽丰美的丰南，瞬间夷为平地，并无情地埋葬了这块沃土上的父老乡亲、兄弟姊妹。残破的平原，变得瓦砾狼藉，凹凸不平……

没想到几场饱酣的透雨，竟又托出了一片娉秀苍绿的芳草香花。即使是断垣残壁的齷齪也不嫌弃，居然冒出了一丛丛血红的杜鹃。这情景使我惊叹：大自然自我治愈的能量真是强大的出奇！而要抚平人祸留下的创伤，则需付出整个一代人的不幸。对此，我深有体会：我28岁曾被错划为“右派”，忍下了妻离子散之痛；好不容易熬到“摘帽”过上平民生活，又在38岁时被戴上“没有改造好”的紧箍，遣送回乡务农；老家浓浓的人情味儿成为我避祸的深山，活命的基石；但祸不单行，48岁时相依为命的老母、兄长、侄男侄女全家八口均死于地震，我成了形影相吊的鳏夫。当时新闻媒体说唐山人民是英雄人民，如此大难竟听不到一声哭泣，这种言论未免偏颇。事实是：蓝光闪过，大地怒吼，烟尘弥漫。片刻死寂过后，接着就是一片哭喊呼救之声。若按这一逻辑，广大受灾群众反而都不是英雄了。然而，事情往往向相反的方向转化。天灾人祸的威逼，迫使人们重新站起、振作精神，最大限度地调动“自我治愈”的能量。

如果说废墟上野草鲜花的再生靠的是大自然赐于的一场透雨；那么，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所确立的原则精神，就是一场拯救不幸者的甘霖。它像一双硕大温馨的手掌，越过了漫长的寒夜，弹指一挥间就抚去了芸芸众生的心灵创伤。我为废墟上复活的生命而赞叹，为它们能够一面仰视阳光、一面又要承受苦难的顽强而感动，使我振作精神，重作冯妇，拿起弃掷已久的秃笔，写下我的感受与启迪。这时我已经 50 多岁了，因固守现实主义而拙于创新，便常借用已故某著名老作家的诗自律：“近事模糊远事真，双眸尤幸未全昏，衰年变法谈何易，唱罢莲花又一春。”

这本集子收入的十几篇作品，就是这一时期现实生活的艺术概括。虽是小说，却绝少虚构，情节大都客观真实。这是在新的时代背景下，对过去生活进行再创作的读解，是时过境迁之后对昔日经历的又一次审视。重温这些故事，唤醒一代人沉积的感受，在笔者与读者相互沟通中产生新的激情和冲击力，这就是我的写作动机。然而，好事多磨。当我的名字在国家和地方刊物上频频出现的时候，有人竟发出这样的微词：“真想不到，唐山大地震倒把朱继经给震活了！”这些人虽是少数，但代表了某种人的心理状态。按他们的意愿，我这样的人只能做向隅而泣的可怜虫，或是再踏上一只脚，使我永远不得翻身，他们才过瘾，否则就心理不平衡。不过认真分析，他们的话并未全错，我的确真的“活”了，但并非地震“震”的，而是党制定的改革开放的国策“振”的。我之所以出版这本书，就是对这些人的最好回答。

1996 年残冬笔者记于丰南

目 录

自序	1
寻	1
河工	17
银手镯	28
夜雾	84
小镇一条街	92
守业者	100
蝴蝶	113
心祭	125
大自然的魔术表演	136
生死界下的自忖	152
今夜有雷阵雨	159
听琴	173
遗像下的走访	179

寻

整个儿学期，我都在美丽的幻想中期待着童话般的机遇突然降临。然而，等到放暑假时，我突然发现，王毓秀老师（即画家安靖）已经失踪了。

日子像一群寻觅者带着痛惜与企盼，一刻不停地匆匆过去。我的生活也伴着那幅《延安风光》的沉重遐想，融进了无声的夏天。

那是我初识风雨的十三岁花季。当我头一次坐在河头商职学校的教室听他上课时，他正站在讲台上透过明亮的镜片，用一束冷峻而又温情的目光，把我们一个个摄入了他的瞳孔。陈放在他面前课桌上的那一大摞画片，正磁石吸铁似的缩短着我们之间的距离。

“知道今天是什么课吗？”他用低沉而又清朗的语音问我们。那声音像是来自远方母亲丢失孩子后的呼唤，拖着教室里一点可怜的光影，挂在了我们稚嫩的耳廓上。当时，我说不清那声音里隐含的是什麼暗示，抑或老师对学生的一般提问？因为这里已经沦陷五年，党是在极其困难的环境里活动的。

“美——术——”几乎是一次整齐的起唱，脆生生地震耳欲聋。

“那么，什么叫美？美是什么？”他从纸盒里提出一支粉笔，在黑板上写了一个大大的美字，转过身望着我们，“谁能回答？”

没有一个人举手。一张张表情各异目瞪口呆的脸，投向那默

然飘逸的板书。窗外海棠树上几只过路的候鸟，利用枝头歇脚的瞬间向教室里偏头窥探，啼叫一声飞去……

“你能回答吗？”从镜片背后流淌下来的目光，像两片薄薄的叶子，轻轻地飘落在我的课桌上。同时，用修长的手指在那摞画片上划出了一个柔美的造型。

我嗫嚅着站起来，自愧个子瘦小、座位靠前，才很容易的被他发现。他母亲是我庄论的大妗子，会经布的手艺。母亲常让我请她来家帮忙，使我们有机会接触，混熟，并曾得到过他的关注。在多数同学对他还是陌生的情况下，他先把我作为提问的对象以打破沉闷的僵局，这是可以理解的。

“我怕说错喽……”我咽下一口唾沫。

“没关系，‘错’是‘对’的妈妈，没有错就无所谓对，‘对’过了头，也会成为‘错’，你只管说，怎么认识就怎么说！”

被鼓励得由紧张而放松下来的我，穿一件家织土布自缝的蓝靛色学生外套，一条母亲“老箱底”改做的前面开口、两旁没有插兜的制服裤子。这身打扮，半土不洋、不伦不类，已使我难堪，又加上一头梗直浓密的黑发挤近我过低的天眉，给人留下迟钝、古拙而又自悲的印迹，更使我难于启齿。

当时正值1942年。日本人在冀东推行“王道乐土”，祖父死后留下的几亩“当契”地，早已到期归主，仅有的一点浮财，也都在支持“圣战”的幌子下被洗劫一空。家里的吃穿用度，只有靠母亲经布织布为生。

“你母亲可好？”他这声音围绕着我飘来荡去，我不明白，在课堂提问中间为什么要突然转到拉家常上来。但在充满灵光与诱导的镜片上，我捕捉到了一线让人亲近的橙色光彩。这光彩打破了教室里一片空旷而苍白的冷清。也使我忐忑不安的心，骤然

间充满熨贴而安静。

“挺好，她也常念诵大妗子！”我终于从两位老人经布时的劳作上找到了美的线索：我母亲将一束自纺的细白棉纱从雪球似的线团中央拽出，拖着走向织布机上的卷筒；他母亲就以灵巧绝妙地操作通过织布机前的“综”，使一根根经线交错分开，宛如一股山泉突然展宽爬上机身的杼轴，给我制造了一个洁白无瑕的梦。于是我说：“好看叫美，白色最好看，所以美就是白。”

“为什么？”他那似犹疑又惊诧的目光里流露出一种怅然不解的沉思。

“因为在白纸上才能画出最美的图画，写出最美的大小楷”。我搜索着枯肠，拼凑着所有的知识，“唱影里的白袍小将都是好样儿的、粉笔是白的，能教给我们识字，还有……太阳也是白的，俗话说好黑夜不如歹白天！”

教室里突然爆发出一阵哄笑……

我的脸一下子从脖根红到额头。

“好，坐下吧！”他打了个手势打断我的回答，“其实，这问题很简单，‘美’就是‘丑’的对立面，它是通过人的感受显现出来的形象物。你认为美的东西，他也许认为‘丑’，相反，你认为‘丑’的，他却认为‘美’。比方院子里那棵海棠树很美，它是我们下课后玩耍的伙伴。可是，不知哪位同学在它身上刻了‘决不当亡国奴’六个字，有的人就说它‘丑’了。不惜用刀刮去了那块树皮，假如它会说话，它一定会喊出来……可见，你说的‘白’色，不一定就是绝对的‘美’，粉笔虽然是白的，但要看你用它画什么，写什么；太阳也不是白的，它是七色组成——红橙黄绿青蓝紫；而祖国的山水主是这些色彩的物化。所以祖国的山和水最美。”他说着，便有一丝苦涩的笑嵌入嘴角儿，同时垂下眼帘，翻展着那一摞画片：“我不想让你们浮泛地去理

解美的问题，先让你们看看这些作品。”

他要求我们每个同学从中选一幅自己认为最美的画进行临摹。

我早就听说，他早年曾是北平美术专科学校的毕业生，最善长山水画，游历过许多名山大川。这些写生式的杰作，还从来没有让任何人一饱眼福过。

他把这些作品一幅幅用书钉按在了黑板上。我粗略点了一下，不多不少，整整三十二张，刚好是我们五年级乙班的人数。作品为十六开纸，没留一点余地儿，全都被画面挤得满满的。这小小的“画展”，使教室立刻相映生辉，像突然涌起的一团七彩烟雾，朦胧了我们的眼睛。我因为比别人距离近些，更感到眼花缭乱，简直不敢相信眼前这位普通、平凡、略带土气的王老师，竟有这么多美丽、高雅和丰富多彩的玩艺儿。每张画面的色彩，都不随他本人朴实无华的气度，却又都像他那双隐藏在镜片背后的深沉、睿智的眼神。我仿佛置身于梦境般的所在，这是我从来未涉足过而又无数次在梦幻中似曾相识的去处——遥远、迷离、亲切而又陌生。在我贫瘠而荒芜的心底，激起了一阵又一阵的骚动不安。在这些光与色的灿烂交织的画面上，我看到了咆哮的黄河，奔腾的长江、巍巍的昆仑、莽莽的草原、芦沟的晓月、海上的日出、黄土高原的风、长白山上的雪……我被这许多强烈的光线和温润的气氛包围着，像一个渴望母亲带领终于得到梦游的孤儿，徘徊在王老师设计的神奇图画里。

他沉浸在静默里看着画片。一会儿，他拿起教鞭，指点着每一张画片，欣慰地问我们：“你们能看得懂吗？能明白画中的意思吗？”于是，他催促我们每个同学都来选一张自己最喜爱的去画。

自选开始，自然又是我排头。

我长久地站在黑板下，仰起脖子，睁大眼睛，在每幅画面上凝视，又一小步一小步前进着挨近距离，眯起眼睛呆呆地默想：自从我学会了画，我家神龛里的观音菩萨、韦陀、龙女和红孩儿组合成的神相，从来没有花钱“请”过，都是我母亲净手焚香后，由我执笔画成的。因此，我比较喜欢画人，而这三十二幅画片，没有一个人物，即使是观音菩萨也好。

他温和地笑了：“你不喜欢？难道没有一幅画合你的心意。”

“不是，”我摇摇头，“这些祖国山水里为啥没有一个人？”

“你问得好，”他的眼睛一亮，“人，就在画图中。”

“我看不见，”我有些失望，“您替我选一张吧！”

“不！”他的脸立刻凝重起来。“你要自己选，你应该懂得你需要什么！”他面向大家：“包括每个同学在内，对爱和恨、美和丑、善和恶，都有一个选择的问题。并且还得为这种选择献出一切，直至自己的身家性命”他略弯下腰转对着我，“因此，你必须自己学会拿主意！”

我向着一幅画走去。并毫不犹豫地把它摘取下来。画上涂着国防绿的底色，底色上的崇山峻岭间蜿蜒着灰色长城。长城脚下的雄关漫道上隐现着一队正在行进的骑兵行列，可惜人物如蚂蚁，只有大概的轮廓，与冷重的背景若即若离地融合。一点红色的旗角在风中漫卷，似跳动着流出画外，向人们呼唤宣告着什么。一种强烈的不能抗拒的热情攫住了我，默默地欣赏着，交流着、似乎听到画外的吼声：

“起来，不愿作奴隶的人们！”

“把我们的血肉筑成我们新的长城……”

我被那声音吸引了、感动了，突然想哭。

“你看到了什么？他的目光锥尖儿一样，穿透镜片，刺中我潮湿的眼睛。

我傻愣愣地站着不动，两眼被牢牢地吸附在画中的境界里。

“你喜欢它？”他更加殷切地问。

“是的，我喜欢那些骑马的人。”一瞬间，我似乎完成了我的抉择，而他那眼镜上也随之闪现出一丝欣慰的亮光。

“这是啥地方？那些人是谁？”我热烈地问。

“这是平型关，那骑兵是八路军的队伍。看，他们已取得了百团大战的胜利。”

“您为啥不画大些呢？”

他略低下头，眼镜片上泛起一层白雾，眼角微微下垂，紧抿的嘴含着沉寂，慢悠悠一个字一个字地往外吐：“形象虽小，神韵却大，只要你用心学画，是不难发现的……”

我回到座位上，仔细玩味着被选中的那画片的间隙，又不时看看正在指导其他同学选择画片的王老师。从他那诲人不倦的神态里，我仿佛踏进埋藏在他心底的一片广阔天地，一如画片上展视的祖国山水。他修长的身段，似乎被一种力量所塑造，举止沉稳又微露锋芒。他发现我的画纸太厚，透视不出画片的线条，正在一筹莫展，便走过来，教我将画片和画纸重叠在一起，贴在玻璃窗上，借着阳光的照射描图。他手把手地教，手的温热输入我凉浸浸的指尖儿。十指连心，一种久违了的友谊，又回到了我的心上。

我八、九岁的时候，曾在他叔父王连溪的私塾里读书。那时，他就住在私塾后院过道中的一间书房里。过道正中一扇屏风式影壁，就如一个画架，将私塾的读书声隔绝。但只要从后门上下学进出，就必须绕过这屏风影壁，从他书房的窗前经过，只要碰面，他总是用点头微笑招呼我一声。我也用九十度的大鞠躬回

敬他。只是他那位细高挑水蛇腰剪发头的妻子使我生厌。她难得有一次笑脸，还经常丢眉扯眼地阻挡我和王老师接触。

我因为喜欢画，就对那画架式屏风影壁发生了兴趣。趁大人不在，先小心地用指尖触摸那画面上的彩块，觉得麻麻扎扎，细瞧时方方圆圆，模糊不清；然后站得稍远，拉开距离才辨认出画面的景色：黄土的底色上，点缀着几孔窑洞。洞外的梯田上有耕作的农夫，背景是隐隐的青山，山上兀突出一座宝塔，塔下一弯流水悠悠远去……于是，我又走近前去抚摸那塔顶。

“嗨！别摸咧！”从屏风影壁后传来一声呵斥，接着露出了——一副包裹在剪发头里的窄脸，冷冰冰的使我打了个冷颤。

“那还没画完呢，别弄脏喽！”

“没关系”。王老师一挑门帘从书房走出来，拿一把柔软的毛刷，轻轻刷着画面上的尘土，“这是一个光明的去处，自然就会吸引那些向往光明的人靠近它、认识它、追随它。”

“这么说，您画的是延安，但又好像不全是您说过的那个样子”。我不好意思地划拉着自己浓密的头发，“比方，那上面为啥不画上毛主席和朱总司令？”

“人在画图中嘛！”我的提问竟使他停住手里的毛刷，长久地注视着那油画，然后把目光移到我的脸上审视着，歉然地说，“你真聪明，我的确画的是延安，又不是延安！”

“那您画的到底是哪儿？”他的解释越发激起了我的好奇。一丝会心的微笑，爬上了他的眼角儿。他用手指托了一下眼镜框，很明确地告诉我：“也许什么地方都不是，只是在画祖国的山水……”

“你跟个毛孩子说这些作啥？”他妻子愠怒地瞪我一眼，“他懂个屁！”

就因为这，我跟毓秀老师断绝了来往。我心里暗暗发誓：只

要有那个娘儿们，我绝不登她的门槛！从此，不再绕那架梁面生畏的屏风影壁，改从私塾前门进出上学、下学。直到我报考河头商职学校后，我们师生才又邂逅相遇在这阴凉的教室里。

当我把描好的画片——长城草图交到他手上时，他纤长的手指，指点着每一处线条，品评着每一处用笔，使我异想天开地觉得，他就是我要寻找的共产党和八路军，我一下攥住了他那温存的手指。

从那时起，我心里就装上了祖国山水的美。特别是那幅还没有画完的《延安风光》，更让我时时梦想着从那画中悟出一条美的去路。

于是，我在艰难中寻觅。

我背着一笆篱筐从自家园中摘得青灵灵的黄瓜、豆角儿、小倭瓜……沿着煤河急匆匆向街里走去。

我原本是按母亲的吩咐先去河东他老家的。我家住河西，和他家只隔着一条落草河。一条青石板漫水桥，将两村连接在一起。

早起，河东的刘彦正在这桥上用扁担系着水管摆满了水，准备担回去浇园。我也走上小桥，将笆篱筐浸在浅水里旋转着洗涮一番。那水蓄了一夜的宁静，此时正好用清脆的喧哗给蔬菜涂上一层鲜亮。

“好新鲜的菜，给谁送？”刘彦问。

“给河东大妗子的，表兄挑水？”我把筐提出水面。

“可不，河沿上这点园田早晚浇浇，天长大日头的得抓紧把粪送到大田，好等着给玉米施肥，来，我，给你”。刘彦把筐提上我的肩背。挑起水管走了。

我来到大妗子的门前。见门洞过道里的屏风影壁，像一张缺了门牙的老人的嘴，豁开一副粗犷的框架，瘪唇似的向我张着，

心里顿时涌起一股难言的惆怅。原来曾引起我许多遐想的《延安风光》被揭走了。也不知站了多久，直到大妗子招呼我：“快放下筐”，才觉出自肩背到裤脚已被滴水洇得精湿。

“大妗子，我老师呢？”我边问边从筐里将菜取出放在门洞的一只柳条篮子里。

“傻子，你还不知道，他和他媳妇搬到河头住去了，说是在河新庄，上课方便。”她翻检着那些青菜夸赞着，“又让你妈惦记。”

“自家出的，说不上惦记。”我说着不觉就去摸那屏风影壁的框架，“大妗子，那幅画儿呢？”

“带走了，连个纸片都没剩，何况那幅画儿，简直就是他两口子的命根儿”。她见我两手扎煞，傻迷瞪眼地站着不动，笑着提醒，“今儿是星期天，没准儿在家呆着，剩的这点菜给他两口子送去吧。”

我走出门洞。边走边想：毓秀老师真怪，河头是日本人和汉奸、特务们的老窝，搬到这儿来往，就不怕敌人找他的麻烦？

霎时来到镇上。夏日暖流似的绿色融入煤河，又挣拖着爬上岸占满河坡，越过通衢大道，把宽广的地面，遮得严严实实。

小巷深处的一座简陋的庭院里，阶前窗下的草色映入了竹帘，使那低矮的小屋充满了生机。

王老师正站在屋里一张条案前作画。听见脚步声隔着帘子就招呼：“是小祝么？”他没有抬头，依然聚精会神地在那幅画上挥笔。画板斜靠在紧贴北墙的条案上，油亮的绿色与竹帘外的绿色相映成趣，让人觉得浑然一体，打成一片盛夏的朦胧。但我却非常清晰地辨认出，这不正是那幅还没画完的《延安风光》吗？

“是我……”我将笆篱筐放在阶下，进屋站在他背后看画。只见那绿色的画面上，增加了一笔红色的线条。迂回在群山间时

隐时现，像行进中的火把。像扯起的旗帜，像夜空的流星，像遮不住的日芒……

“老师，它代表啥？”我好奇地问。

“它代表血”。他在色盘里蘸了一下颜色，继续往深邃里勾勒，“你知道，血，对于我们现实的中国人来说。是多么需要的一种颜色，它能唤醒人的沉睡，燃起人的热情，照耀人的方向。”

“这么说，红是最美的了？”

“也不能这么说”。他放下笔，指着竹篾炕沿让我坐，然后拿起一块画布将《延安风光》遮住，“美，应该不拘一格，一般地说，它应有白色的纯洁，蓝色的宁静，红色的热烈，黑色的沉着，绿色的生机，黄色的灿烂。但无论哪种颜色，没有经过我们的编织和调配，也不能成为美丽的花环和图画。所以，美必须经过人的再创造才能成为真正的美。”

“照这么说，现实最需要的美是为抗日流血喽！”

他未加可否，只以坚毅的目光盯着我的脸，微微地点了点头，脸上顿时流露出对我的信赖，使我心领神会。

“我也参加抗日，中呗？”我终于大胆说出了我深藏在心底的志愿。

“你，不再上学？”

“这亡国奴的学有啥上头儿！”

“要流血的呀……”

“我不怕！”为了证实我的胆量，我说出了那桩曾使校方惊恐不安的疑案，“海棠树上的标语就是我用小雕刀划写的。”

“是谁让你冒这个险的？”他很严肃。

“是我自己！”我也索性彻底坦白，“同学们都笑我耗子胆儿老虎心，我就是要让他们看看我到底是耗子胆还是老虎胆……”